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六至八

臣永瑢恭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施光輅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錄貢生臣李璜

欽定四庫全書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六目錄

雜著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六

雜著

親征漠北紀畧上

三十四年八月噶爾丹至克魯倫河搶掠納木渣爾托音之後竟於克魯倫土喇相近處居住自秋徂冬將朕三次使臣甚加侮辱朕因是深知此人勢熾心侈慾不畏死窺伺中原決然不肯寧息難同衆人視為不足介

意若聽畏憚勞苦碌碌庸人之言恐後日竭各省之膏脂盡靡費於北邊又若前代矣故預為遠圖曾令三品以上諸臣集議比時議當征討者舉朝不過三四人衆雖口稱小醜何足計議而意中仍有畏憚煩難之狀是以朕心深咎之風寒雨雪皆所不辭習於戰鬭之勁寇亦所不避必親往征討斯意堅定亦欲天下自兹以往永久寧謐非僅為目前一時茍且之計也從此秣馬匹精器械教營伍練攻戰激勵將士申明賞罰審度朕所

豢養官兵所嚮之處斷能不辱國威確乎可信用是告
祭於
天地宗社以二月三十日親統中路大兵往征西路大
將軍伯費揚古領兵以二月十八日啓行兩路約略相
期在四月下旬會於土喇之地此其間若噶爾丹往克
魯倫河之下流與中路兵相近而與西路兵相遠則中
路兵必待西路之兵若噶爾丹在土喇地方與西路兵
相近而與中路兵相遠則西路兵必待東路之兵計畫

已定於未啓行之前二月十六日特旨諭大將軍伯費揚古曰大兵進剿朕與議政大臣所議者已遣書諭汝外今聞根敦代青貝勒進至洪俄賴之内七斯希布地方汝等二路兵恐將喀爾喀誤以為厄魯特此事至要宜向阿南達切實曉諭之又汝等過翁金後將好鄉導給與商南多爾即從何地相通約定日期遣至朕軍前為善此二事雖無大關係思慮所及因交與阿廸令諭知之又於二月二十三日特旨諭大將軍伯費揚古曰

覽總兵官康調元所奏有山西巡撫所助騾匹米石俱未到等語朕觀此或因大兵起程日期改近稍有措辦未及亦未可定糧餉牲畜所關最重前後之間將軍宜審顧萬全汝等所由道遠運送糧餉較中路其難數倍萬一糧餉不能陸續運至汝等兩路之兵恐致匱乏此事朕心深切憂慮特手諭急速馳示又於三月初一日特旨諭大將軍伯費揚古曰副都統阿玉璽等到於大兵駐劄南口之日聞其鑿井易成不勝喜悅汝等領兵

至喀倫報聞之時將汝至翁金之日約略定期奏聞又
將到土喇日期詢問喀爾喀好鄉導以地名與日期約
略議定奏聞朕所統之兵行走駐劄皆因西路兵之故
量寛時日為此特諭知之三月十九日大將軍伯費揚
古奏疏至疏稱撫遠大將軍領侍衛內大臣伯臣費揚
古等謹奏為奏聞事臣等率領大兵於三月十三日至
喀倫即於十四日分派京師及右衛兵十五日臣費揚
古率領京師大兵大同緑旗官兵由東路進揚威將軍

覺羅舒恕率領右衛大兵由西路進詳詢鄉導等將駐宿之地約略分擬十八宿於四月初三日至翁金又二十一宿於是月二十四日至土喇又三宿於二十七日至巴顏烏蘭又據副都統馮國相報稱上所頒發砲八位於三月初七日至拖里胡地方等語臣等候之則遲遂留都統伊勒慎每旗派護軍參領二員護軍百人防衛砲位急速趕來因令於喀倫侍之至翁金後另行奏聞外為此謹奏康熙三十五年三月十四日題等因前

來十九日特旨諭大將軍伯費揚古曰尔至喀倫算至翁金土喇日期奏疏於駐蹕揆宿三月十九日發到汝等奏稱至土喇在四月二十四日朕所統之兵因雨雪稍阻兼以趲候重車雖急速前行於二十四日之先斷不能至土喇汝所領兵於三月十六日之雨或有遲阻將日期另行開除具奏若無所遲阻至翁金奏聞之時亦另行明白具奏汝軍中馬匹何如運米車輛已至何處得寧夏兵消息否此等情形每具疏時必行奏聞正

月二十八日奔來喀爾喀之逃人言噶爾丹在土喇河上流為此特諭四月十三日護軍条領東克楚前鋒侍衛奇薩穆喀爾喀盆楚克貝子之侍衛穆渣哈爾同鄉導二人蒙古二人共七人來奏云臣等遵旨夜行晝伏相機偵探於伊渣爾厄爾幾納地方見噶爾丹形跡有厄魯特是實臣等於回行第二日遇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遣往噶爾丹之俄七里等十五人伊等云噶爾丹入吾計中矣彼言現令領俄羅斯砲手鳥鎗兵六萬

再俟六萬俄羅斯兵至即順克魯倫河而下直抵科爾沁汝之二王著即應合而行因將我等甚加敬禮遣回我等應與汝輩同行但現今我等之後有厄魯特哨兵相隨汝等可慮此時即相别速行奏聞我等亦接踵而往等語此信至即特旨諭大將軍伯費揚古曰諭大將軍伯費揚古朕所統之兵近喀倫地方曾遣衆領車克楚前鋒侍衛奇薩穆於克魯倫一帶地方蹤尋蹤跡偵探消息四月十二日車克楚等至奏云臣等初九日至

伊渣爾厄爾㡬納地方觀看見其形跡自彼處回行於
初十日遇沙津王所遣俄七里等十五人伊等云噶爾
丹於是月初從土喇向克魯倫移營第三日將我等遣
回噶爾丹在達爾罕敖喇山等語由是觀之噶爾丹於
朕所統之兵相近矣此賊乃狡詐叵測之人潰遁時未
必回奔土喇必渡克魯倫河或自俄濃巴爾即奔塞稜
格地方或繞巴顔烏蘭之後詭遁汝兩路之兵知其順
克魯倫而下若隨之而往落空亦未可定朕為此深切

憂慮特專遣人尔大將軍費揚古將彼處地方凡賊可以脫逃之路周詳詢問加意堵截勿以其順下流而來遂輕視之為此特諭寫勅遣侍衛殷渣納同鄉導波羅等十五人令其沿喀倫直尋翁金而往務期必達大將軍伯費揚古軍中之信自三月十九日到後至四月二十一日大將軍伯費揚古奏疏始到疏稱撫遠大將軍領侍衛内大臣伯臣費揚古等謹奏為奏聞事皇上三月十九日所頒諭旨於本月二十八日駐劄阿爾哈林

圖地方未時至三月十六日臣領兵所行之路無雨是月二十二日有雨薄暮復雪途中稍有泥濘兵行遲一二日之程又砲車一日止行二三十里一時不能隨大兵故將神威大砲留於喀倫派綠旗官兵守護頃上所頒新製砲八位景山子母砲二十四位江南所進子母砲五十五位用大同所餧養隨行駱駝二百隻載之而行運米卿員喻成龍侍讀學士范承烈於三月二十四日臣駐劄招哈察罕和朔地方時趕至臣處言運米車

輛在二十二三日可出喀倫途中水草稀少且牲口皆從太原一直行來是以盡皆疲瘦請將十五日口糧留於喀倫以備大兵凱旋之用將十五日口糧運至翁金等地方備用其二十日口糧用小車及挽車牲口中擇其可用者運至土喇以供應大兵等語大兵口糧所關緊要臣等會議將十五日口糧留於喀倫其三十五日口糧盡行運至土喇小車及所選挽車牲口不足則將載砲所餘隨行駱駝令其助運議定遣喻成龍等往料

理臣從歸化城起程時將寧夏兵何時啓行何日可至翁金曾遣人問之孫思克等回稱我等所領之兵以二月二十二日啓行三十八日可至翁金等語適諭旨至即遣人往令將寧夏兵今至何處速行咨報臣於四月初六日在翁金口之東席喇胡魯蘇台地方駐劄大兵因按鑿井處下營是以分為二隊而行初七日駐師一日以俟後隊大兵初八日齊至烏闌厄爾幾地方駐劄寧夏之兵若於初九日亦至烏闌厄爾幾臣等或一路

進兵或分路進兵公同商酌定議俟商南多爾即赴御
前時明白具奏儻或不至正月二十八日曾有奔來喀
爾喀之逃人既言噶爾丹在土喇上流臣等焉可遲緩
等待則於初十日起營前往土喇寧夏兵到日令其隨
之而進又鄉導等約略計算自烏蘭厄爾幾初十日起
營經二十二宿於次月初三日可至土喇河阿喇克山
之西克勒和朔地方為此謹具奏聞康熙三十五年四
月初七日題本月二十二日特旨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曰汝初七日奏疏以二十一日酉時到覽奏五月初三日可至土喇等語汝等原奏稱二十三日至土喇二十七日至巴顏烏蘭朕所統之兵水草皆得無悞故擬定二十五日至克魯倫河今遣發前鋒已覩其形迹得其活口噶爾丹有向克魯倫下流情狀距朕五日之程此其間汝宜累次遣人來奏則朕易於相待因汝等久未奏聞不知已至何處恐等待日期遲悞急速前進遂甚在汝等之先今等待與前進兩端皆屬機要事關重大

汝等作何行走宜速報聞兩路之兵有先到數日者必相待而行原有成約朕兹相待而行儻不得已日期所關至大則相機而行為此特諭遣侍衛額林辰鄉導渣卜等仍由捷徑速往務期必達一面傳集前後營諸王諸皇子内大臣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以上諸臣諭曰前者大將軍伯費揚古奏稱四月二十四日至土喇二十七日至巴顔烏闌故整齊中路大兵已近抵敵所今大將軍伯費揚古等途中阻滯情由多日不

行奏聞頃忽更改日期具奏現今朕所統之兵既已近
臨噶爾丹無庸等待伯費揚古之兵欲即行前進鑲紅
旗大營皇子胤祉公福善副都統孫渣七侍郎席爾達
等議稱不必等待即行前進餘諸王皇子大臣皆稱此
番大兵非尋常可比皇上親帥征討萬分之中儻有未
周所關非輕伯費揚古所展日期十餘日耳宜少待之
不致甚遲朕採聽衆論嚴肅斥堠躬親巡察每日防禦
萬一噶爾丹聞大兵至恐其遠遁皆預備之四月二十

六日商南多爾即賞大將軍伯費揚古所奏二疏至其一疏稱撫遠大將軍領侍衛内大臣伯臣費揚古等謹奏為題明事前者卿員喻成龍等前赴臣所稱運米車輛在二十二三日可出喀倫牲口皆從太原一直行來是以盡皆疲瘦等語臣等會議將十五日口糧留於喀倫其三十五日口糧令運至土喇計議已定遣喻成龍等往料理又寧夏之兵何時啓行何日可至翁金遣人往問孫思克等回稱已於二月二十二日啓行三十八

日可至翁金等語臣於四月初六日駐劄席拉胡魯蘇台地方初七日駐兵一日以待後隊大兵初八日齊至烏闌厄爾幾地方駐劄寧夏之兵若止烏闌厄爾幾或一路進兵或分路進兵公同商酌定議俟商南多爾即前往時明白具奏儻仍不至臣等焉可遲緩等待則於初十日啓行前往土喇寧夏兵到日令其隨之而進自烏闌厄爾幾初十日起營經二十二宿於次月初三日可至土喇河阿喇克山之西克勒和朔地方俱經奏聞

在案初九日據運米侍郎王國昌等報稱我等欽遵上諭至山西太原府會同巡撫商議需用牲口甚多各州縣千里數百里不等遠處採買至太原府齊集裝載兵役口糧青草未生之際牲口所需豆料及器械帳房鑼鍋板片等物於二月初八日陸續從太原府起程經鴈門關險峻之山行千餘里至湖灘河朔又將大兵正項口糧押車兵役口糧及駱駝鞍屜繩索等物攤載車輛雖重而牲口壯健視有水處下營行走令水草稀少處

處多有沙石牲口漸至疲瘦倒斃不意到喀倫海柳圖
等處之車輛遇二十一二十二兩日兩夜大雨北風颼
發牲口雖經遮蔽因寒冷而斃者甚多前後倒斃牲口
數目將効力人等所捐牲口四百餘匹補用尚且不足
又將我等本身及官員隨來効力人等所騎馬騾帮助
令挽車馬騾疲乏之者甚多米雖不能全行運至但大兵
口糧關係最為緊急又斷然不可遲悞是以將現今稍
可用之牲口令其牽挽小車裝載大兵二十日口糧竭

力運至大兵外又將十日口糧進送至郭多里巴爾哈孫地方以備大兵凱旋之用請留二十日口糧於喀倫但小車之行甚緩趕至大兵日期不能豫必大兵接續米糧關係緊要大將軍若不相助照看貽悮亦未可定令不預行報明至臨時雖加我等重罪於事亦屬無益行在相隔道遠故將此等艱難之處報知大將軍求大將軍垂念將兵米二事措處萬全轉奏等語臣即刻回文云大兵深入征討口糧所關甚為緊要前給過八十

日口糧食用已五十日矣至土喇時即係散給口糧之期郭多里巴爾哈孫翁金距土喇不遠留於郭多里巴爾哈孫翁金之米運至土喇亦不為難今又將隨行駱駝遣往汝等處幫助汝等仍照前所奏將三十五日口糧急速齎來尾大兵而行不可遲延去訖臣率領大兵初十日從烏蘭厄爾幾起行至察罕和朔振武將軍孫思克西安將軍博濟副都統阿南達率領西安滿兵五百人輕騎而來於十一日趕至臣等於察罕和朔地方孫思克等云

我所帶領緑旗兵七千部文一到隨即起程倉猝間馬匹牲口難於齊備兼以途中於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遇大風雨馬匹牲口半致擔悮我所領之兵現今在後距大兵有十日之程皆接續而行是以我選擇兵二千人親自率領趕至大兵同行博濟云我所帶領滿兵二千漢軍兵一千途中遇風雨馬匹稍有擔悮與大將軍所領大兵相距十日之程難以尅期趕至將此兵内選擇二千人親身率領急速趕至大兵同行今既議運往翁金米石一半運至土喇請

將馬匹缺少之兵千人即令其防護運往土喇米石隨之而行如此則於兵米二者似乎皆有裨益等語於是臣等公同會議今大兵直趨噶爾丹所在之處擣其巢穴而勦滅之其西安寧夏之滿兵二千人綠旗兵二千人俱應照將軍孫思克博濟等所言其餘滿兵一千人令防護按察使囊吉理等所運送之米此兵留西安副都統席爾哈達祖良璧駐防協領等管轄其半留翁金之米著於將軍孫思克標下所留兵丁內撥派五百人

令副將張憲載管轄守護又陝西西安寧夏等處調來滿洲漢軍緑旗兵四千人與大兵相距有十日之程不便由兩路進此兵相應隨臣所進之路急速前來與臣等一路同行為此謹具奏聞其一疏稱撫遠大將軍領侍衛内大臣伯臣費揚古等謹奏為奏聞事准兵部咨稱據將軍孫思克疏請留寧夏兵丁回時所食一月之糧在後送至翁金地方應令孫思克等於翁金地方少留官兵此所運一月之糧及馱米牲口一并收存交割

之後其運米官兵著令即回等語臣等竊惟大兵進剿
口糧關係甚屬緊要米既運至翁金則去土喇路程不
遠囊吉理等所運送一月口糧一半留於翁金將一半
即用其脚力運至土喇似屬有益按察使囊吉理副將
楊琳及運米各官皆係伊本省大臣稱為才優揀選舉
出之人料此米可以運至土喇又行文按察使囊吉理
副將楊琳等為口糧關係甚要事准兵部移咨振武將
軍孫思克疏稱進剿之兵若隨身挈帶四月口糧則滿

兵跟隨人少緑旗兵全無跟隨之人挈帶而行殊屬煩難臣等會議相應減去三千跟隨人役口糧令進勦之兵挈帶三月口糧一月乾糧兵丁回時所食一月之糧暫留在後趲運至翁金此運米關係重大不得不選文武中賢能要員派出運送因將單昌按察使囊吉理漢中城守營副將楊琳洮岷道董紹孔等文武各官酌量擬派臣等於凡用兵事務料理皆畢令兵於二月二十二日自寧夏起程為此謹具奏聞康熙三十五年二月

二十四日題三月初八日奉旨該部知道等因欽遵密
封到部查係報明料理出兵事宜官兵從寧夏起程情
由應無庸議覆將此移咨知會撫遠大將軍等因前來
照得大兵進勦口糧關係甚要桉察使囊吉理副將楊
琳汝等俱係朝廷簡任要職宜仰副皇上任用之意殫
竭心思黽勉効力令各路大兵將噶爾丹聲罪致討擣
其巢穴而勦滅之口糧所關更為緊要正為臣子者所
當圖効之際前者將軍孫思克等所議未可拘執汝等

運送萬人所需一月口糧之内一半仍照孫思克從前所奏留貯翁金交與孫思克等所留看守米石官兵令其加意守護其一半即以尓等運至翁金之馬匹牲口脚力速行趲運至土喇軍前其防護運往土喇米石於西安副都統席爾哈達祖良壁處留兵一千名令其護送此所指等處將米運至汝等勞績亦不小矣等因已經行文為此謹具奏聞康熙三十五年四月十二日題

商南多爾即口奏西邊之兵不便兩路行走故從一路

來馬匹困乏徒步者多京師右衛西安及西邊綠旗兵共一萬四千人前來餘皆遣回其大兵尾後所設驛站亦且疲敝所運之米全然未至等語因此言復令會議皆以西二路兵令歸一路此兵甚為勞苦若噶爾丹人衆馬健則深為可慮且科爾沁沙津王之俄七里曾有俄羅斯兵六萬之語關係非輕因稍有瞻顧朕諭之曰朕所統大兵不勞而至人得休息馬皆肥壯不獨滿兵與綠旗兵丁雖跟隨人役亦無一不至者如此精鋭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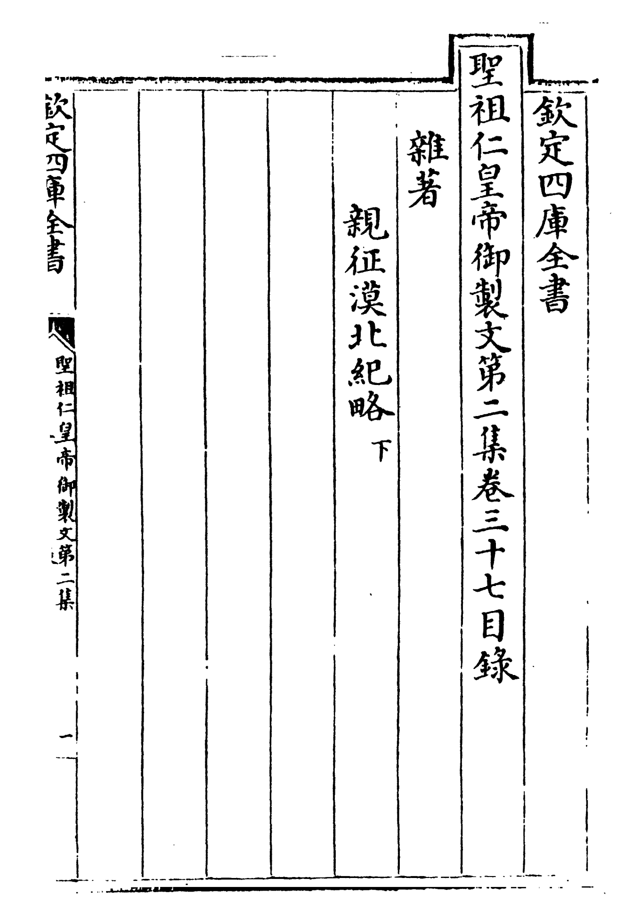
齊人人願効死力敵雖有十萬朕躬親帥領相機戰剿
一面遣使賊勢若衆則與我兵交戰勢若不敵則潰遁
但此賊若逃朕與尓等恐尚有後悔之處乎議政諸臣
云賊寇潰遁則吾事濟矣相應遣使衆議僉同於是派
出使臣曉以利害差遣已定嗣是遴擇喀爾喀納木渣
爾郡王之長史庫即根理藩院撥什庫訥爾布等七人
諭以尓等前往克魯倫河之歐德哈爾哈地方潛藏渡
河伏於北山遡流儘力前往偵探曾聞噶爾丹順河下

流而行今或恐已過我兵駐劄之處為此遣往伊等回稱臣等遵旨至歐德哈爾哈端看踪跡知賊未過此處我等渡河溯流而上行五十餘里至塔爾吉而即地方見一人我等將欲擒拏復旨遂窮追之適遇厄魯特伏賊三十餘人欲圍我等飛騎奔来正當不能走脫之時忽風霾大作從後將我等環繞遮蔽彼此不能相見因順風而出出時觀看已至古爾班圖爾漢口即此知我皇上洪福

上天眷佑遂向天叩頭而來厄魯特在塔爾吉而即地方是實又曾遣親近一等侍衛喀瓦爾達一等侍衛巴當阿一等侍衛巴爾出喀等酌同前鋒等令至古爾班圖爾漢一帶地方潛探賊哨來報於二十四日駐蹕察罕布喇克時回到奏稱臣等遵旨往日夜間行過巴爾泰哈之山黎明時適至西圖爾漢山上賊哨始至我等避過偵看賊哨駐於山上尋水北向克魯倫河瞭望見有煙起厄魯特在此是實恐其窺見我等遮蔽於山曲

折而來等語觀此兩次情節益顯然洞悉矣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六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七目録

雜著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七

雜著

親征漠北紀略下

中路大兵挈帶八十日口糧行裝太重故將二十日之米留於中途今因等候西路之兵將及六十日特遣内府管駱駝官員催至米石於五月初一日給與古北口宣府緑旗兵二十二日口糧兼賜所食牛羊其有留下

米石不足八十日口糧之人皆補給之於拖陵地方整肅大兵所獲厄魯特四人賞賜衣服明示以出師之故令其偕使臣於五月初四日往中路大兵以五月初五日前進是日駐蹕於阿敦七老之地行五十里初六日至枯呼車爾胡地方行六十九里是日早朕領親近侍衛行遇西哨科爾沁之巴克席胡爾貝勒喀爾喀車木楚克納木渣爾公阿玉西公朕諭之曰賊哨駐於古爾班圖爾漢地方當前所見者此名阿思哈圖山汝等哨

瞭必占此山駐劄明日賊哨不知汝等在此則必自阿思哈圖山之東來窺吾大營朕之前鋒見而追逐汝等可橫截擒拏諭而遣之初七日原擬駐蹕於顏土庫烈圖地方遂將大兵分排隊伍綠旗居中漢軍火器營排列兩旁盔甲烜赫士卒奮勇旌旗輝耀掩映山川辰時來報朕所遣防哨一等侍衛喀丢往追窺窺我營之厄魯特七人至阿思哈圖山之東阿思哈圖所設巴克席胡爾貝勒等哨兵見之迎來接續追趕朕笑曰何必追

遂聽其報伊噶爾丹更好是日午間至顏土庫烈圖地方原有水窪皆已枯竭於是鄉導等惶恐四面奔馳尋水朕思此原係有水之地今乃無水意者上天欲我兵直抵克魯倫河亦未可定但步兵已行五十餘里令又行四十餘里無水之地若遇賊將何以戰且後隊之兵必至天晚遂傳喀爾沁和碩額駙噶爾臧諭曰尒令即前往令尒父杜稜王札西領伊兵千餘名駐顏土山高處防護大兵後隊盡過若有警則一面交

戰一面來報無事則俟昏黑隨後抽兵而來斷然不可洩露密諭遣之時各處尚未報得水泉不勝憂慮親近侍衛吳什回奏稱馳過一山坡即得一泉往下流六七里約足供大兵人馬一夜之用朕心深為喜悅遂前往遍閱立營掘壕之處明白交付各旗時厄魯特人將朕差往中書阿必達遣回令其口奏云聞康熙皇帝親統兵前來自汝使臣到方知確信我噶爾丹波朔克圖汗在土喇地方不在此處汝兵請緩之若竟衝突而來我

則避去必欲窮廹之則我亦能動手等語空身而回復
遣盆蘇克格隆喇嘛及中書阿必達理藩院撥什庫因
才能克稱任使授以防禦職銜之訥爾布往厄魯特諭
之曰朕之此行為蒙古諸部落不能咸遂安養之故非
必欲剿戮汝等而來也今汝等請緩我師此地水泉稀
少我師來日必至克魯倫河始可緩耳明白曉諭薄暮
從哨地遣往是日賊之哨兵與我軍之哨兵相對而駐
因駐劄稍遲後隊之兵安營未畢掘濠未完朕躬親廵

視見之甚以為可慮將王及大臣旗纛朕親自指視令其防衛至起更時始畢令皇長子胤禔領侍衛内大臣索額圖徹夜巡視朕躬及諸臣侍衛軍士皆未及支帷幄帳房俱身擐甲冑直至天曉是日行七十六里因近庫烈圖山其地名為庫烈圖西巴爾台布喇克初八日天明時令軍士皆暇豫整齊隊伍已畢朕減省侍從登高阜處用遠鏡眺望俯見河流未見有人形迹料賊必堅據此河占此水以圖死戰因等候後隊之兵坐於高

處觀看東則有厄爾德尼拖羅海山西則有從巴爾台哈直下臨河之山麓此地因遮蔽觀看未晰於是傳集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達爾罕親王班第喀爾喀車陳汗納木渣爾王席地西里貝勒盆楚克貝子等諭之曰賊必據河死戰尒等率汝所屬蒙古兵二千人將西邊從巴爾台哈直下山麓高處據之作大兵全向此往之勢賊若來犯勿與之戰誘之使來賊以為從此來而備之則大兵爭先占據其河指示訖又命親近侍衛喀

瓦爾達赫哲爾根令帶新滿洲侍衛於厄爾德尼拖羅海歐德哈爾哈一帶有無賊寇確實偵探諭訖正前行時見一人從克魯倫疾馳而來於是遣近隨侍衛往視之乃朕所遣理藩院撥什庫訥爾布回奏稱臣等於今早到克魯倫河遇厄魯特七人見我等即往上流馳去於是喇嘛中書二人令我回將此情由啓奏伊等隨其蹤跡追去等語朕於是即至克魯倫河觀看已無賊蹤朕因是歎息顧謂左右曰噶爾丹習於戰鬬西攻回子

取千餘城收四部落之厄魯特盡殺戮其兄弟破七旗之喀爾喀所向無敵乃不據克魯倫河而戰則其庸劣懦怯顯然可見矣所謂俄羅斯兵亦屬虛妄今我軍欲戰不可得矣惟以窮追為至要耳因等候後隊兵遂於河取魚暫坐軍士齊到後將此故告之安設營壘照前布置至日未落皆備是日行四十八里駐驆克魯倫河之布隆地方念深入賊巢不知四面賊從何而來分布哨兵南則於巴爾台哈一帶地方安設北則向塔爾古

而即口僧枯爾口安設東則於厄爾德尼拖羅海及河之下流安設西則於克魯倫河之上流安設內又設八旗防衛溥暮時朕謂前鋒營行走親近侍衛喀瓦爾達曰我軍明日擊賊哨兵擒一活口便得其真消息矣正在商量作何擒拏之計適有頭隊前鋒統領碩鼐哨地擒來厄魯特一人問之伊稱皇上所遣使到時我噶爾丹不信皇上親臨云康熙皇帝不在中國安居逸樂過此無水瀚海之地寧能飛渡乎嗣於所放回之厄魯特

四人將黃幄布城網城及起居一一詢問始信令日伊親登北孟納爾山瞭望大兵見軍行隊伍規模云此兵不似烏蘭布通時覺甚是精練難於脫身於是傳示其衆令皆棄帳房器械商量連夜逃遁等語於是亦賞以衣服仍令訥爾布趕送至前所遣二使臣之處初九日行十七里駐驛於克魯倫河之曲是日諭議政諸臣曰噶爾丹若相拒交戰不應以河與我今觀其沿河上流狼狽而去其為潰遁也真矣若帶綠旗步兵追趕敵人

皆係乘馬必致遠脫欲將步兵及粗重器械留下以便前往諸王大臣等甚難之後乃遵諭於是命内大臣阿彌達領緑旗步兵殿後令其行走時四面皆謹防之諄切委諭總兵官岳昇龍馬進良白斌等各領標下馬兵隨之而進初十日見沿途帳房釜鬵一切器物盡皆抛棄潰遁之狀不堪觀矣衆人之意始猶以為引誘詐遁後漸察之甚為真確是日從厄魯特逃來者接踵而至所言皆如前行五十五里於克魯倫河之渣各寨相對

處駐驛克魯倫河以上自正月無雨旱甚儼然隆冬地無一莖青草此數日天氣陰雲下營甫畢而雨草遂怒生自出京師至是馬驃猶壯因此地無草牲口微覺勞頓是日駐蹕克魯倫河之克勒和朔行六十五里復諭議政諸臣曰此三日一路看來噶爾丹將老幼及日用器物盡皆棄之而遁其奔潰之狀甚為倉惶今揀選我軍將大砲留下前往追逐每佐領護軍一名并火器營大砲留於此駐蹕之地十二日追逐八十里駐蹕於拖

諾山前綏爾哈圖地方議政諸臣等公議噶爾丹已極窘迫連奔五晝夜我師雖窮追五日軍中因待火器晝行早息計其間已相距三日之程中路之米應於八十日内運至土喇今尚不能望其運至克魯倫按察使劉暟牲口所載米五百石麪七千觔既報以五月初九日至拖陵亦至十一日始到嗣後米無到期拖諾地方距拖陵約三百里劉暟之米非十日不能運到雖運到亦不足大兵二三日之需伯費揚古兵又無信息我師止

餘七日之糧所關重大等語因衆别無計策觀噶爾丹
潰遁蹤跡并酌量所獲賊人之言議將滿洲漢軍火器
營兵全往親軍及前鋒兵全往察哈爾兵蒙古兵哈爾
沁兵内挑選馬匹可用者二千人并緑旗三總兵之馬
兵全往著領侍衛内大臣馬思哈為大將軍酌派衆謀
大臣將回行官兵之米湊為二十日口糧給之諭曰尔
等追逐五日前至土喇料亦決不能及如果可追及朕
躬斷不肯旋師今噶爾丹破壞已盡朕所目擊想決不

敢再至諭畢於是將大兵駐劄防哨護衛之處周詳指示又念西路大兵乏糧日久令應速回拖陵將現到之米不必給與朕所統官兵令其逕過趲至土喇以濟西路大兵續到之米僅留支應數日餘皆陸續催趲運至彼軍十三日親視大將軍馬思哈等起營後朕亦統所留之兵於十三日旋師是日行六十五里駐蹕於克魯倫河之克勒河朔地方十四日午後朕於四月十三日所遣侍衛殷渣納等齎大將軍伯費揚古奏疏至疏稱

撫遠大將軍領侍衛内大臣伯臣費揚古謹奏為奏聞事臣等率領大兵於四月二十六日至杭愛山之喀喇托羅海駐劄時藍翎侍衛殷渣納等齎到皇上手書諭旨殷渣納又帶來行在兵部咨稱議政大臣欽奉上諭議得皇上所頒大將軍手勅已極詳備應行文大將軍費揚古預防噶爾丹遁走塞稜格之路留陜西兵令其攔截伊仍親領大兵躡其尾後而來一切皆當遵上諭所指示行為此具題奉旨依議等因前來臣等公同議

得上諭所指示極為詳備除臣等率領大兵躡尾後而
進外將軍孫思克等所帶陜西之兵應仰遵上諭指示
留以預防噶爾丹遁走塞稜格之路令其堵截但因陜
西兵來時途遇風雨馬匹牲口皆有擔誤先經題明挑
選滿兵二千綠旗兵二千令趕隨大兵而行在案今若
留此四千兵令堵截噶爾丹遁走塞稜格之路則兵力
單薄臣等請照前所奏仍從一路進兵令聞噶爾丹順
克魯倫河下流而往在達爾罕敖喇地方近於皇上所

統大兵之處臣所統官兵皆歡躍奮激思即刻躡賊尾而進憑仗聖主天威從後剿滅但臣等本係庸劣大兵行七十餘日牲口稍疲不能剋期速至仰祈睿鑒留臣等西路官兵一生面目乞皇上稍緩六軍為此謹具奏聞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初二日題又一疏稱臣費揚古謹密題為奏聞事先是運米卿員喻成龍等趕至軍前稱途中水草稀少牲口從太原一直行來皆致疲瘦臣等公同商議將十五日口糧留於喀倫其三十五日口

糧將小車及挑選挽車牲口幷載砲所餘隨行駱駝令其運到題明在案查右衛官兵所挈帶八十日口糧扣至五月初四日應滿京師大兵所挈帶八十日口糧扣至五月十一日應滿因是曽移咨督運諸臣言汝等所運口糧須於所挈帶八十日口糧未完之前作速運到據伊等回稱四百餘乘小車裝載米石於四月初九日從喀倫起程儘力催趲而行看來地稍堅硬處一日僅可行三十餘里於沙磧坡嶺之地一日僅可行二十里

大風起則為風所撼難以用力推挽隨所到處天晚即行駐宿官兵挈帶八十日口糧未完之前不能運至大兵處不得不預行報明等語大兵口糧所關甚要臣等因遣駱駝七十餘隻往迎米石於四月二十五日在揆宿地方發回令於喀倫將十五日口糧攤留其三十五日口糧仍照前議趲赴軍前速抵土喇雖行文去後至今不能趲赴軍前看來路途遥遠牲口之力不足若再從土喇往前趲赴大兵其勢更難但噶爾丹既在達爾

罕敖喇地方臣等所領大兵不便候西路運送之米俟駱駝載米到後挈帶八十日口糧盡時即酌量續給牽領大兵赴皇上軍前到行在後仰請勅督運諸臣將中路大兵米糧分給臣路官兵為此謹具疏密奏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初二日題是日駐蹕他爾渾柴達木地方計七十四里十五日朕於四月二十四日所遣侍衛額林辰又齋大將軍伯費揚古奏疏至疏稱撫遠大將軍領侍衛內大臣伯臣費揚古等謹密題為奏聞事臣等

率領大兵於五月初一日到厄布爾山溝之阿達克地方駐劄二等侍衛台吉布庫額林辰等齎皇上手書諭旨至臣等欽遵上諭應即領大兵星夜前赴但大兵所行路遠牲口稍疲且噶爾丹將布爾車克地方往前去十有餘程之草盡行燒燎故遣人於前途速往覓草臣等率領大兵仍於初三日趲行至土喇𨃹噶爾丹尾後而進惟仰乞皇上稍緩六軍留臣等及官兵一生面目又藍翎侍衛殷渣納等於四月二十八日前往時臣等

以陜西官兵不便分留從一路而進其西路所運口糧不能趲至大兵情由曾具二疏交與殷查納奏聞殷查納與額林辰之至御前難定誰先故將前二疏另行繕寫一併謹具奏聞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初二日題遂將此二疏事宜示議政諸臣諭曰伊等西路情形前此未經奏報將朕二次從捷徑遣往侍衛留住多日始令來奏西路糧絕乃求中路之糧約定日期三次違悮此等情由朕已洞悉之皆豫為料理完備今此疏至尓等衆

人皆見之矣果何如乎諸臣及侍從人員咸奏云皇上預先料定故雖兩路糧有擔悞兵役無一困乏者且移中路之糧經理西路委曲周詳臣等踴躍歡忭無既是日駐蹕古土爾布拉克地方計八十二里十六日大將軍馬思哈將從厄魯特來投誠之丹巴哈什哈察罕西達爾哈什哈呼戶訥爾之波碩克兔濟農之羅雷厄木七等及二百家口遣來審問伊等稱噶爾丹見大兵形迹竟夜奔遁於拖諾山將欲拒戰而不能遏止其部下

之兵又於厄赫木布爾哈蘇台地方正欲於柳林內將駱駝卧列柜戰聞西路兵聲息噶爾丹乃云中路之兵勢甚可畏勿與爭鋒竟擊西路之兵搶掠而去傳示後即向土喇而行衆兵連奔五晝夜又因無草馬駝甚瘦戰兵五千餘人鳥鎗以千計至此地已極狠狽及與西路兵交鋒即已大敗我等見事勢已去先曾為使臣三次到京皆受聖主深恩若念及此或將我留養故來投誠等語又問噶爾丹情形彼稱於交戰時先衆遁走後

被大兵所圍我等於未合圍之先奔出故此後情形不得而知是日駐蹕西拖陵計四十四里十八日駐蹕於去時所宿之中拖陵計二十六里是日正黃旗副都統阿南達齎劉滅噶爾丹捷報至此疏已經傳布中外茲無庸詳記庚午年將噶爾丹誘至烏闌布通之地距京師七百餘里耳此時當使一人一騎不返朕用是積憾於懷者六年於茲矣今噶爾丹違蔑誓言包藏修心潛竄土喇克魯倫地方煽惑人心侮辱信使稔惡貫盈至

於已極念天下蒼生恐將受其擾累精誠之意上告
穹蒼夙昔水泉乏絶之地而靈源出矣芻茭不産之地
而茂草生矣樵蘇不給之地而薪槱足矣噶爾丹者如
荒野之禽獸去來無定古人所謂聚則比於烏合羣則
同於鹿豕羅之匪易攫之實難正此之謂也朕統此每
佐領護軍六人漢軍火器營二千人緑旗兵二千餘人
蒙古兵二千餘人直抵賊巢毫無瞻顧挺然而行者朕
躬非素嫺於軍旅也非熟知地勢之險易也非習於觸

冒寒暑也非預諳其水草也惟所憑者天理所恃者人心故不懷安逸不恃尊崇與軍士同其菲食日惟一餐恒飲濁水甘受勞苦而為此行

上天降鑒

祖宗默佑將已經脫逃之賊寇恰濟西師之困乏之將斷難俘獲之牲畜適飽西路之饑疲此果人力乎抑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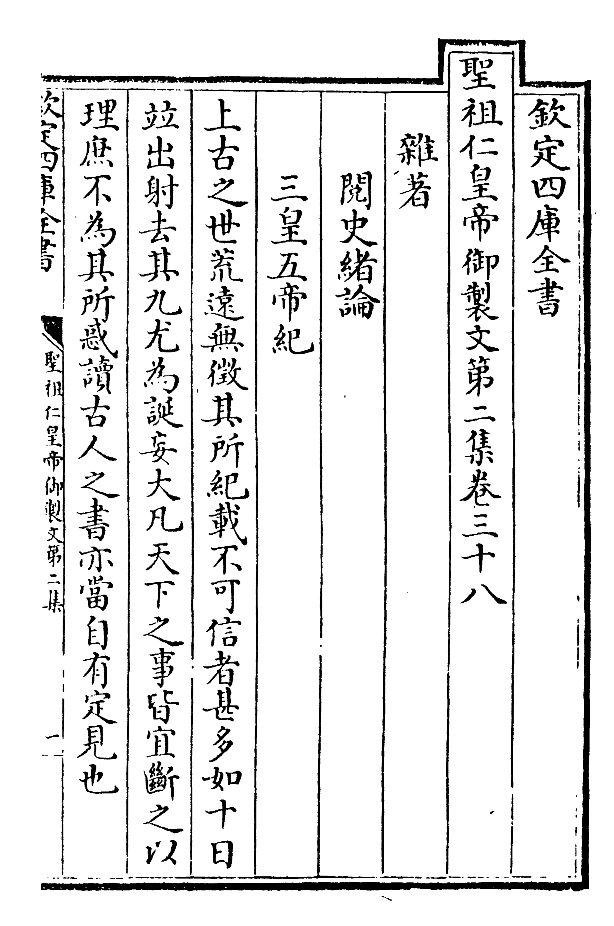
天眷乎由是觀之我國家無疆之景福於兹可見矣往返九十九日之内凱旋京師途經五千里一人一騎未

嘗困憊留皇長子允禔殿後亦不出二旬咸振旅而歸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七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八目錄

雜著



欽定四庫全書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八

雜著

閱史緒論

三皇五帝紀

上古之世荒遠無徵其所紀載不可信者甚多如十日竝出射去其九尤為誕妄大凡天下之事皆宜斷之以理庶不為其所惑讀古人之書亦當自有定見也

周桓王紀

春秋之時綱常不振瀆亂彛倫甚於後世即節義著聞簡策所艷稱者亦多涉於偏激好名非大中至正之道皆由教化不明人心陂僻不可徒諉之氣運也

楚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

滅鄰國而執其世子以歸戮之已為不仁乃以為犧牲而用之於岡山其殘忍刻毒無以復加矣

韓昭侯藏敝袴以待有功

韓昭侯此事從來以為美談不知國家之待有功自當鄭重其事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可也敝袴之微毋乃近於鄙陋乎徑以不僭賞目之似非確論

漢高祖封蕭何為酇侯因設譬以曉諸功臣

人主立言自有大體漢高祖論蕭何與諸臣之功乃譬之以獵謂發縱指示者人也追殺走兔者狗也比擬之詞未免過甚

漢文帝時齊楚地震山崩

漢文帝即位之初善政纍纍頗有地震山崩之異殆所謂天心仁愛而示以時保之義耶

虎圈嗇夫代上林尉對

嗇夫利口足動一時之聽張釋之恐天下聞風而靡咸以口給希進深識治體之言漢廷諸臣皆所未及

晁錯貴粟疏

天生烝民厥有恒性其即於匪彞不從教令者多為饑寒所廹非盡出於性惡也晁錯云雖慈父不能得之於

其子入情入理不可以人廢言

漢景帝詔讞疑獄

漢景帝詔讞疑獄可謂得欽恤之心矣葢聽獄之際未必盡得其情及爰書既成雖若一無可議其中尚多隱伏況有幾微疑竇何多置之不問乎

漢武帝遣方士求神仙

漢武帝信李少君之說遂遣方士入海求安期生之屬化丹砂諸藥以黃成金惑已甚矣至少君既死猶以為

化去何其迷而不悟耶

趙充國屯田諸奏

趙充國所上諸書洞晰機宜矢竭忠悃不恤利害卒致萬全古大臣之悉心謀國罕有出其右者不祇以將略勝人

漢元帝時蕭望之自殺以石顯為中書令

宦寺之為害最烈皆人主不能慎之於始以為微而易制及寵之以爵禄授之以事權遂至驕恣横肆如弘恭

石顯擅作威福敢於戕害大臣而毫無忌憚之心易曰童牛之牿豶豕之牙當防之於未然也

漢成帝悉封諸舅為列侯

自古外戚之禍莫甚於漢由王氏相繼秉政根深蒂固加以莽賊承襲諸父之勢包藏禍心卒成篡竊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履霜堅氷成哀之世昧此義矣

賈讓治河三策

治河之難其來已久觀賈讓所畫在當時亦惟中策可

行爾况今借黄流以濟運艘其間疏鑿兼施亦不得不然之勢也

王匡等攻洛陽共誅莽

自古奸雄竝稱操莽然觀莽之生平初雖謙恭下士譎詐欺人及簒逆之後張皇滅裂洛陽垂陷醜態畢露不過一庸碌陋劣之人又不可與曹操同日語矣

漢和帝詔勿受遠國珍羞

人主撫有天下玉食萬方若窮極異味何求而不得第

軫念下民供億之繁誠有所不忍爾如宋仁宗計蛤蜊之費一下筯二十八千吾不堪焉又中夜偶思燒羊復戒左右勿令宣索恐膳夫奉行沿為成例徒縻有用之物以備不時之需皆此意也况養生之道尤以節飲食為要義朕自御極以來凡所供餚饌皆尋常品味未嘗羅列珍羞侈以自奉然於日用常餐猶加意撙節適可而止頗得調攝之方縱恣口腹者無益而有損此人情所易忽不可不慎

漢安帝時太后親錄囚徒

漢安帝時太后錄囚具得枉實行未還宮澍雨遂降史册書之若以為盛事不知垂簾聽政亦非國家之福矧親録囚徒乎漢室其益衰矣

漢安帝詔省薦新物二十三種

凡果蔬之生各有其時必待氣足而後食之乃可養人若矯拂其性使之先時早熟其味不全有何滋益朕自幼至今從未食也

漢質帝因朝會目梁冀語

漢質帝冲齡臨御能識梁冀之奸固為聰穎第遽目之曰此跋扈將軍也遂為所毒聰穎而不善弢晦適足以為害矣

漢桓帝時采女六千人侍者不在其數

宮闈之中可供使令足矣何須若是之多耶每見史冊所載後宮之繁輒為之惻然人情不甚相遠顧忍出於此誠所不解本朝家法務崇儉約至於掖庭用人最簡

較諸歷代僅百分之一爾

何進召外兵誅宦官

宦官張讓等恣行不法何進若止奏誅首惡則可矣乃必欲盡殺而後快斯為已甚太后所以不許也復召外兵以速亂則又至愚極謬宜其禍不旋踵

吳臣趙咨稱其主之學不在尋章摘句

趙咨對魏主之言可謂得體蓋人主萬幾待理自當博覽載籍擴充聞見然所貴者在於上下古今得其要領

辨别是非歸於至當使天下之人情物理靡不洞悉其隠微熟識其常變因以措諸施行期為有益豈如士庶之學僅嫺習詞章而已哉

竹林七賢

阮籍輩皆崇尚虛無蔑禮敗度當時士大夫乃以為放達爭慕效之此晉俗之敝其所由來者遠矣

張華以才學文識名重一時

國家用人當以德器為本才藝為末凡才長者雖能濟

事亦多敗檢若德器醇樸必不至蕩軼凖繩之外朕臨
御日久閱歴人情所見甚確如張華在晉以才學知名
後乃蔑棄典禮以附賊后所學又安在耶
秦主詔云殺不過千何謂殘虐
惟天好生故立君以子民其所以愛養生全之者宜無
所不至也秦主生乃以殺千人為常事又謂野獸食人
正天所以助朕殺之草菅民命自有載籍以來莫盛於
此

王猛疾中所陳疏

王猛之事秦竭忠盡智至於臨歿之時猶惓惓以善作善成望秦王追蹤前聖宜其主眷優隆為人臣之所當勉也

魏立天師道場

崔浩研精經術練習政事洵魏臣之傑出者其不信佛法尤度越時俗卓然高蹈何乃師受道士之術而崇奉尊禮之且上其書以蠱惑君心得罪名教不淺

魏詔吏民告守令罪

國家設守令以牧百姓其貪墨不法者固為可恨若魏詔吏民告守令則大非矣小民得以犯上則名分蕩然紀綱不振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懲貪自有國法何其計之拙也

魏誅沙門

魏信道士寇謙之以黜沙門復因佛寺有兵器詔無少長悉誅之素無明禁一旦盡行殲除可謂不教而殺亦

慘甚矣

魏文成帝立子弘為太子依故事賜其母死

齊家乃平治之原太子為國家之本選建儲位則其母必素被刑于之化者矣藉以養育青宮裨益匪淺稽諸往牒如申生之母尚在則驪姬之譖不行晉國之家庭骨肉豈至有慘禍耶漢武帝欲立太子乃先賜鈎弋夫人死特有懲於呂后之故而耄年計拙遂致因噎廢食也至北魏時徑相沿為故事而踵行之使其子以得立

而喪母將必有大不忍於其中者嗣服繼統之日欲以孝治天下能無隱恫哉夫漢武固雄材大略之主也而舉動不合於經常流弊一至於此作俑之責其何辭焉

宋主昱驕恣日甚

宋主昱之資禀未必絶異於人其所以逞欲敗度無所不至者必由於生長深宮未聞訓誡故曰流於縱恣可見諭教之方所關最重不當以具文視之

魏甄琛請罷鹽池之禁

鹽之產利甚厚不操之自上則豪強互相漁奪閭閻之間必紛囂多事矣況取山澤之資以薄田疇之賦使民力寛然有餘其為益不已多乎若不審度時勢輒弛其禁則南畝之農夫不獲沾毫末之利而國用既絀税歛漸加亦必至之勢也凡為政者祗求實惠及民而已何必以美名自託哉

隋詔公私文翰竝宜實録

文取達意而止原不貴乎繁縟自六朝競尚瑰麗漸失

古質遺風遂致人文俳達成習行不顧言愈趨愈下隋李諤上言可謂切中時弊

陳起臨春結綺望仙閣

陳構三閣將以居處娛樂勢必軒窻弘敞若果高數十丈則凌風揮雲鳥能卓立乎

唐高祖立老子廟

唐高祖惑於誕妄之言遂以老子為祖而為之立廟至高宗明皇復恢張其說崇信不疑何所見之皆左耶

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

秦王既有創業之功亦饒守成之略唐高祖審度神器所歸自當早定大計顧乃優游不决坐致慘禍誠不得辭其責若秦王英明特達為有唐之令主其於建成元吉豈無委蛇善全之道必致骨肉相殘取譏後世固其謀之未臧匪獨遭逢不幸也

唐太宗時山東旱詔所在賑卹蠲其租賦

賑卹以惠民固朝廷之德意惟慮奉行未善澤不下究

爾獨蠲其租賦則比戶均霑為愛民之實政

唐太宗謂赦有罪者賊良民

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昔人論之詳矣諸葛亮治蜀亦深以赦為非朕幼時觀之似乎大刻及臨幸以來稔悉人情赦誠不可數也惟當薄稅斂敦教化使百姓足衣食以興禮義惜廉恥而重犯法庶幾刑措之風為致治之本原爾

唐太宗詔非大瑞不得奏聞

漢俗甚好祥瑞率多傅會其事自欺以欺人如區區鸜

巢之異亦欲表賀唐太宗拒廷臣之請識見迥出尋常

至謂瑞在得賢則卓然名論矣

唐太宗諭長孫無忌及侍臣語

唐太宗用魏徵之言偃武修文化洽海宇誠得古帝王

善治之道至其二喜一懼兢兢以驕奢自戒尤履盛而

議安不忘危之至計也

魏徵十思疏

人莫不慎於創業怠於守成故善始者未必善終惟朝乾夕惕不敢少自暇逸乃可臻於上理魏徵所陳可謂深識治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九至四十二

臣永瑢恭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施光輅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録貢生臣李璜

謄録監生臣師應龍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九目錄

雜著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九

雜著

閱史緒論

唐太宗面舉羣臣得失謂劉洎私於朋友傳有之云公爾忘私私於朋友者必有忝於朝廷在昔已然今人愈甚矣

唐太宗貶蕭瑀為商州刺史

漢唐以來士人信從佛教者往往有之皆其識見愚昧中無所主故為所惑耳若蕭瑀自請出家則又愚之至矣

唐太宗時殺華州刺史李君羡

讖緯之說本不足據如唐太宗以疑誅李君羡既失為政之體而又無益於事可為信讖者之戒

唐高宗時太子弘以忤天后遽薨

弘之奏請義陽宣城二公主出降洵仁厚之至意第時

方母后逞志宜曲為感悟徐俟轉移徑上聞於君父致觸母后之怒亦有自取之咎云

武后不豫閻朝隱禱少室山事

朝隱自為犧牲沐浴伏俎上請代太后命此小人獻媚之極致亦不足道第武后遂喜而厚賞之則崇長諂諛甚為失體

狄仁傑卒太后泣云朝堂空矣

仁傑在當時為諸臣第一武后亦以第一流目之人臣

特患不能竭忠為國爾若果盡誠無二不以身家為念雖當艱危之際亦可深蒙主眷況朝廷清明乎

唐臨淄王隆基討韋氏天星亂落如雪

凡天星皆有定數若史册所紀星隕頗多甚至亂落如雪果爾則星之殘缺不可勝數矣何至今猶燦然如故耶此等必流星過度誤以為隕落也

道士司馬承禎對唐睿宗語

陰陽術數道士且不屑為況人主日御萬幾何暇及此

睿宗之問為失言矣承禎應對確有至理固請還山尤見高致

唐明皇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人主崇尚節儉自是美德第當近情平易不可矯激太甚如唐明皇以珠玉錦繡焚之殿前矣未幾復遣使求珠翠奇寶何前後之判然不侔耶鋭始者必鮮終人情大抵然也

唐明皇殺三子

人主信任讒佞不能自保其子如漢武帝巫蠱之篇每不忍觀況一日殺三子乎奸邪之害人家國亦憯毒之至哉

唐明皇次於馬嵬軍士殺楊國忠

唐明皇耽於逸樂任用楊國忠以致倉卒出奔軍士憤怨是其素所逸樂者即取禍之道也歷觀史冊比比皆是矣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邙山敗績

兵機遲速關係最重利害所爭間不容髮有宜速而遲者固失事機有宜遲而速者亦患於輕躁皆足取敗至於輕信僉壬浮說及令中使督師往往僨事以至全軍覆沒如魚朝恩之促李光弼者何可勝數明季亦坐此弊

郭子儀因盜發父塚乃以天譴引咎

自漢唐以來之勲臣功名最盛而福祚克全者以郭子儀為首稱非其得於天者獨厚也良由篤棐謙沖不敢

以功業自矜故能終身顯榮聲施後世觀其自謂不能禁暴乃遭天譴數語其虛懷卓識過人遠矣

唐德宗時罷榷酒酤

酒之糜穀甚多若能禁止榖必有餘第在地方官相機裁抑使民自然樂從斯為有益如必自朝廷禁之則恐奉行不善反滋獘端矣

陸贄奏代李楚琳事

陸贄章奏甚多莫不竭忠盡智悉中機宜此尤務全國

體深有合於王道雖遭時不淑其嘉謨碩畫足為臣子進言之法

李晟表請為僧不許懇辭方鎮亦不許

李晟雖遭讒間不能坦然自信則亦未嘗學問之故也凡人臣善處功名者不多概見惟在帝王加意保全之斯可得善始善終耳

唐德宗時詔葺白起廟贈兵部尚書

白起即當褒贈而因或人虛誑之言亦非政體況起之

殘忍好殺不可以饗俎豆而風示將帥也明甚德宗之舉有兩失矣

唐德宗謂建中之亂術士豫言之蓋天命也天下託命於人主而相職佐君以有為故朝廷振作則慶流宗社澤被蒸民非時命所得而主也李泌云惟君相不可言命確是實理

唐德宗撫納雲南王異牟尋

帝王於要荒之外非不欲聲教遐暨第未免煩後慮耳

觀唐德宗之招雲南等部以弱吐蕃而卒亦為患可知懷遠有道不必強致之也

唐憲宗時裴潾鬭柳泌之藥不可服

金石性烈烹煉益毒從古餌之被害者衆矣後人猶蹈覆轍何也夫金石固不可餌即養生家服氣之說亦屬矯揉朕嘗體中小不平尋味參同契諸道書殊無所益靜覽性理一編遂覺神志清明舉體強固足見方士家言皆不可信

唐文宗與李德裕言朋黨事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公心也公好公惡豈可阿徇若曲附朋黨滅天理喪人心無所不至矣士流讀書明理至於如此豈不愧衾影哉

唐懿宗拜十六陵發明非之

古人雖重廟祭然陵寢所在拜之未為非禮傳云過墓思哀乃人情也故天下風俗雖殊至於拜墓則四海同然矣尹起莘之言於理未確

馮道對唐明宗謂歷險則謹而無失平路則逸而

巔蹶

粵稽史冊國家當蒙庥襲慶之後率以豐亨豫大弛其兢業之心漸致廢墜者往往有之所以古昔聖賢每於持盈保泰之際三致意焉馮道以明宗喜有年而設譬以對猶得古人遺意雖道之生平不足比數而其言固自可採也

馮道卒

自後晉至周皆以篡得國馮道歷臣其比肩事主之人其俯仰愧怍不識當何若矣乃猶著長樂老敘以自述其榮遇當時反以德量稱之四維不張於茲為甚無感乎其亂亡接踵也

五代紀

六朝五代於開國之初貽謀率多未善一切舉動苟且目前殊無久長之計以視漢唐之規模宏遠相去奚啻徑庭

宋太祖欲察羣情向背頗為微行

宋太祖欲察羣情而不安於深宮宴處詢勵精求治之心第當命駕時巡省方問俗進窮簷之父老而使得自言其疾苦則民隱足以周知可無九閽萬里之隔矣何必僕僕微行以自輕耶

南漢主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

愚民自罹法網情罪昭然萬無可生之路必不得已而刑之尚覺惻然不忍何得於五刑之外恣為慘酷殘民

以逞耶

宋太祖時五星聚奎

五星之行於天度數不同遲速各異何由聚於一宿雖史冊書之考諸天文斷之以理終不可信

宋太祖時潘美用樊若水策造浮梁渡江

江勢之洶湧浮梁似乎難結或當時聯舟而濟也即如晉伐吳時吳以鐵索截江晉用炬鎔斷之夫以鐵之重截江之闊何能浮而不沉此皆紀事者未及深思之過

宋眞宗時天書見於承天門

虛誕之說欺人且不可况假為書詞以欺天乎宋眞宗之蔽惑不待言也王欽若小人之尤以致其君過舉罪難逭矣

宋眞宗時作玉清昭應宫

宋眞宗以天書之故作此宫以奉之勞民傷財置於無用之地復為御容以待天書命大臣兼領宫使何所取義甚不可解

王旦遺令諸子削髮披緇以歛

王旦輔弼大臣不能救正天書之失負職甚矣至於臨歿之時悔心始萌亦已無及復遺令削髮披緇以歛是其心猶謂佞佛可以免過則平日之崇信異端不能篤守正道益較然可覩矣

宋仁宗時夏人寇渭川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

史筆須勁質高潔言簡而事詳朕覽綱目續編文氣薄

弱字句之間每多冗雜有似稗官小說者較之正編相去遠矣至發明廣義率剿襲陳言泛濫無當且議論偏謬尤不足觀

宋仁宗時劉羲叟以鐘聲弇鬱謂之害金帝當感心腹之疾

樂以昭功德名和氣當從其大者言之偶爾之疾亦屬感應毋乃瑣屑乎況古樂久失其傳羲叟何所考據不過憑臆之詞好事者遂為之傅會爾

司馬光上宋仁宗劄子

司馬光立朝行已正大和平無幾微之可議不祇冠有宋諸臣求之歷代亦不可多得其論君德有三曰仁明武治道有三曰任官信賞必罰要言至理可書丹扆座右萬世不易也

宋英宗時司馬光以不能四六辭翰林學士

司馬光綜史傳為通鑑其學殖淹博文詞最為典雅豈不能為四六者葢因宋承五季之後時猶崇尚排偶競

趨浮華故光以不能四六為辭所以矯當世之失而欲返之於淳樸其用意良深矣固非如後世鄙陋無文之人高談性命而蔑視詞章以自文其不學者所得而藉口也

宋神宗時詔王安石越次入對

王安石賦性堅僻動輒援引古義以文其執拗之私心而又口給便捷應辨不窮足以惑亂人主之聽所謂大奸似忠大詐似信也

宋神宗時蘇軾言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

宋神宗勵精圖治王安石遂以新奇可喜之說雜沓竝進漸致海内棼然民生重困蘇軾云願鎮以安静待事之來然後應之深得致治大體不祗為當時藥石至其條奏詳明洋洋纚纚忌者乃以縱横譏之非公論矣

宋神宗時用巨木為濬川杷

杷之不可以濬川雖庸俗皆知之當時决違衆議特置濬河司設官以主其事迂疎之甚

宋神宗時鄭俠上流民圖

熙寧之時民苦新法如在湯火鄭俠以疏遠小臣繪圖上聞其為民請命忠讜激切之心猶可想見

司馬光謂改新法當如救焚拯溺

宋哲宗之初廷臣咸欲革除新法猶以改父之政為嫌司馬光毅然為以母改子遂使羣疑立釋可謂要言不煩善處大事者矣若以紹聖更法遂尤其建議之際已留瑕隙令惠卿輩得持其短長是皆事後之見爾

宋哲宗時名程頤為崇政殿說書

歷代講筵之設率臨御殿廷諸臣拱侍不過進講數行徒了故事而已夫有何益必清宮便殿潛心誦讀朝夕研究始能貫通義理有會於心

宋徽宗時詔童貫等勒兵巡邊以應金

遼之建國在宋之先相鄰百有餘年一旦乘遼之敝結金以圖之不知脣亡齒寒失策極矣矧信誓昭然甘於背棄其不祥孰大焉固不待靖康之末而知其顛覆已

宋徽宗時勒蔡京致仕

蔡京以庸劣之流依附小人以圖登進即當燭其奸回決意屏黜迨其誤國而始逐之已無及矣用人之道誠不可不慎之於始也

宋欽宗時以李綱為東京留守

李綱之忠悃篤摯誠有大過人者第靖康之時國勢已不可為即使盡行其言久居其位亦未必有濟也

宋欽宗時宗澤與金人十三戰皆捷

欽宗失國距此纔四月爾宗澤一木之支其力幾何十三戰皆捷似有虛冒也曩進劉逆賊時我兵偶失利緣旗營將猶以捷聞將軍詰之則曰明朝舊例皆然可見陋習相沿其來已久

宋高宗時曹勛建議謀奉上皇由海道歸

徽欽北行年餘宋之諸臣未有能畫一策者曹勛所議雖涉險道未必得當然其亟於君父之心則猶可取也

宗澤聞警猶對客圍棋

兵凶戰危大將臨敵當如何戒懼可與客對弈乎或其時亦有矯情鎮物之意紀事者未必不加飾其辭爾

宋高宗時吳璘新立疊陣法

鋒鏑相接迅不及停何暇約計為百步則用神臂弓七十步則用强弓從容擬議若是耶是皆全不知兵徒於紙上談之乃謂以此取勝恐未必然

宋高宗作損齋

宋高宗以損名齋自是清心寡欲之意第當其時正宜

奮勵有為非僅淡泊撝謙可以恢復大業即此一端觀之知其優游苟且而無振作之志矣

宋孝宗時月四朝太上皇

上皇在御自當乘暇問視豈可限定朝見之期孝宗於宋固敦倫之主乃以月四朝遂盛稱於史冊何所見之狹也

宋孝宗時從太上皇幸玉津園

人子愛日之誠從幸園亭未為不可論者則極非之若

唐太宗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宫又以止於一見為孝養之缺務為刻論亙相矛盾悖謬至矣

宋孝宗作敬天圖

敬天以實不以文詩所云不顯亦臨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皆常存敬畏不因有所見而始惕也宋孝宗作敬天圖尚隅一膜虞允文之言可謂切至

宋孝宗時陳賈請禁道學

宋之諸臣排擊程朱以偽道學斥之固非正論若塗飾

言貌襲取君子之名其隱微踐履實不可以告人者則又不可不辨設以假竊之徒盡目之為道學是宋室之與聞性天者更多於孔門也

宋光宗時羣臣請朝重華宫不果行

人君以孝治天下則臣下觀感以作忠兆民親睦而成俗真所謂至德要道也宋光宗不朝重華宫蔑棄彝倫莫此為甚至於勉強一朝都人為之大悅則其宫庭悖德久為舉國之所共憂矣

宋寧宗時李全會張林襲金東平敗績

當時金之兵力固衰以敵方張之元則不足以敵垂斃之宋則有餘兵法有云知己知彼宋人何其昏憒也先是遼困於金宋乘其釁已為遼所敗前車既覆而不悔亦深可憫哉

宋理宗詔贈朱熹太師信國公

宋理宗以不得與朱子同時為憾續編書之以見嚮慕正學之切不知當時信任僉壬即使朱子在朝恐亦為

讒邪所中不得大行其道此皆掠美虛談且以彰其祖宗之失尤非所宜

宋理宗時蜀將王夔迎謁余玠

王夔帥所部迎余玠班聲如雷江水為沸雖屬形容之詞涉於誕妄矣他如矢大如椽山崩則江水不通鎖䦆以為橋畫地為船以習水戰之類不可枚舉又張貴募士伏水數日不食手能鑿船敵船豈皆聾瞶無一覺者伏水數日而又不食恐非人所能也徒為奇闢之說以

新耳目揆之情理皆不足信

宋理宗封賈似道衛國公權傾中外

天下之大待理於一人斷宜讀書明理使萬幾洞察於中可以當前立決自然權不下移若中無定見不得不委任臣下漸致乾綱解弛太阿旁落鮮有不敗者如宋理宗可以為鑒

宋帝㬎時陳宜中請遷都不果行

人臣事上自當一言一事極其詳確宋末危急之時陳

宜中慟哭請遷都乃以倉卒失奏行期致太后束裝虛待儒者涵養素定雖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宜中良媿此矣

宋帝㬎時羣臣相繼逃遁

人臣之誼與國同休戚者也宋之丞相章鑑與廷臣曾子淵輩相率潛逃平日所學何事乃徑不知有綱常不顧惜廉恥乎

元世祖時遣使窮河源

漢之張騫唐之蔡元鼎所訪河源皆不過玉門關外紀載寥寥元之都實遠履發源之地紀其分流伏脉歷歷可指較之往代相去懸絶論者乃以為無益何也

元世祖紀稱伯顔不妄殺勞而不伐

大將統數十萬衆摧堅陷陣能不妄殺者元之伯顔與宋之曹彬可以並稱至其勞而不伐若不知有平宋之功則又卓然獨步

元成宗時太史奏日食不應

凡日月之薄蝕原有定期若日食二分有奇其象甚微且當巳時陽光方盛仰觀未明遂以當食不食為說可謂浮誕矣今日食不及三分皆不入占誠為有見

元泰定帝時禁西僧馳驛擾民

郵傳之設所以速使節非軍國重務不得輕擾之至於金字圓符元時用以備邊乃僧人佩符乘驛者多至傳舍不能容無謂甚矣元政之衰於此可見

元順帝時更鈔法

金錢實貨而以鈔易之即使上下流通亦易於腐敗非經久之計也昔人交子會子每行之多弊不便於民凡為民所不便者皆不可行鈔法其一端也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九